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安娜·卡列宁娜

An Na Ka Lie Ning Na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三十二

当弗龙斯基回到家的时候，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走后不久，据他们告诉他说，有一位太太来看她，她就同她一道出去了。她出去没有留下话说她到什么地方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且整个早晨她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对他提起一句——这一切，再加上看到她早晨那奇怪的兴奋的脸色，想起她在亚什温面前几乎抢似的从他手里夺去她儿子的照片时那种含着敌意的神情，使他沉思起来。他下决心一定要对她说说明白。于是他就在客厅里等她。但是安娜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回来的，却带来了她的没有出嫁的老姑母奥布隆斯基公爵小姐。这就是早晨来过的那位太太，安娜是同她一道出去买东西的。安娜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弗龙斯基的忧虑和惊讶的表情，开始快活地对他说她早晨买了什么东西。他看出她心里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变化：当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在她的闪烁的眼睛里有一种紧张的、注意的神色；在她的言语和动作里有那种神经质的敏捷和优美，那在他们接近的初期曾经那么迷惑过他，而现在却使他激怒和惊恐了。

开了四个人的饭。大家已经聚拢，正要走进小餐室去的时候，图什克维奇带了贝特西公爵夫人给安娜的口信到来了。贝特西公爵夫人说她不能来送行，请她原谅；她身体略感不适，可是请安娜在六点半和九点钟之间到她那里去。弗龙斯基听到这种时间的限制——那分明是为了使她不至于遇见什么人而定下的——就瞥了安娜一眼；但是安娜却似乎没有注意到的样子。

“很抱歉，我在六点半到九点钟之内恰恰有事不能来，”她带着微微的笑意说。

“公爵夫人一定会很难过呢。”



“我也是。”

“你大概要去听帕蒂的戏吧？”图什克维奇说。

“帕蒂？你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假使还定得到包厢的话我一定去。”

“我可以定到一个，”图什克维奇自告奋勇。

“这样我真要非常非常感谢你呢，”安娜说。“可是您不和我们一道吃饭吗？”

弗龙斯基几乎觉察不出地耸了耸肩。他简直不明白安娜的用意了。她为什么把这位老公爵小姐带到家里来，她为什么留图什克维奇吃饭，而最叫人惊讶的，她为什么要差他去定包厢呢？以她现在的处境，居然要去看帕蒂的歌剧，她明明知道在那里她会遇见社交界所有的熟人，这能够想像吗？他用严肃的眼光望着她，但是她却以那挑战的、又似快乐、又似绝望的、使他莫名其妙的眼光来回答。吃饭的时候，安娜挑衅似的快活，看上去简直好像是在和图什克维奇和亚什温卖弄风情。当他们吃完饭站起身来，图什克维奇去定包厢的时候，亚什温走出去抽烟，弗龙斯基就同着他走到楼下他自己的房里去。在那里坐了一会之后，他又跑上楼来。安娜已经穿上了她在巴黎定制的、低领口的、天鹅绒镶边的淡色绸衣服，头上饰着贵重的雪白的饰带，围住她的脸，特别相称地显示出她那令人目眩的美丽。

“您真的要上剧场去吗？”他说，竭力不望着她。

“您为什么那么吃惊地问？”她说，因为他没有望着她而又伤心起来。“为什么我不能去？”

她好像没有听明白他的话的意思。

“自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皱着眉头说。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她说，故意不睬他那种讥讽的调子，平静地卷起她那长长的发出香气的手套。

“安娜，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是怎么回事？”他说，竭力提醒她正如她丈夫曾经做过的一样。



“我不明白您问的是什么。”

“您要知道您是决不能去的！”

“为什么？我并不是一个人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穿衣服去了，她和我一同去。”

他带着困惑和绝望的神情耸了耸肩。

“可是您难道不知道吗？……”他开口说。

“但是我不想知道！”她差不多叫起来。“我不想。我后悔我所做的事吗？不，不，不！假使一切再从头来，也还是会一样的。对我们，对我和您，只有一件事要紧，那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还是不相爱。我们没有别的顾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住，彼此不见面呢？为什么我不能去？我爱你，其他的一切我都不管，她用俄语说，望着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特别的光辉。“只要你对我没有变心的话！为什么你不望着我？”

他望着她。他看见了她的容颜和那对她总是那么合身的服装的全部美丽。但是现在她的美丽和优雅正是使他激怒的东西。

“我的感情不可能变，您知道的；但是我求您不要去！我恳求您！”他又用法语说，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柔和的恳求的调子，但是他的眼睛里却带着冷淡的神情。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但是她看出来他的冷淡的眼色，于是忿怒地回答：

“我请您说明我不能去的理由。”

“因为那会使你……”他躊躇着。

“我什么也不明白。亚什温并不是不可为伍的人，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并不比别人坏。啊，她来了！”



三十三

弗龙斯基因为安娜故意不肯理解她自己的处境，第一次对她感到一种近乎怨恨的恼怒心情。这种心情由于他不能向她说明他恼怒的原因而加剧了。假如他直率地把他所想的告诉她的话，他准会这样说的：

“穿着这种衣服，同着大家都熟识的公爵小姐在剧场露面，这不但等于承认自己的堕落女人的地位，而且等于向社交界挑战，那就是说，永远和它决裂。

他不能够对她说这话。“可是她怎么会不了解这点，她心里在发生什么变化呢？”他心中暗暗地说。他感到他对她的尊敬减少了，而同时意识到她的美的感觉却加强了。

他皱着眉头回到他的房间，在那把长腿伸在椅子上、正在喝白兰地和矿水的亚什温身旁坐下，他吩咐仆人给他也拿一份来。

“你刚才谈起兰科夫斯基的‘力士’，那真是一匹好马，我劝你买了它，”亚什温说，瞥了一眼他的同僚的忧郁的脸色。

“它的臀部下垂，可是腿和头——简直是不能再好了。”

“我也想买它，”弗龙斯基回答。

谈论马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安娜，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望着壁炉上的时钟。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叫我来说她上戏院去了，”仆人报告。

亚什温又把一杯白兰地倒进起泡的水里，喝了，随后站起来，扣上他的上衣纽扣。

“哦，我们去吧，”他说，他的髭须下面隐约露出微笑，由这微笑就表示出他了解弗龙斯基忧愁的原因，却并不重视它。

“我不去，”弗龙斯基忧郁地回答。



“哦，我一定得去，我和人约好了。那么，再见！要不然你就到花厅来；你可以坐克拉辛斯基的座位，”亚什温临出门的时候补充说。

“不，我有事情。”

“妻子是累赘，假如她不是妻子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亚什温走出旅馆的时候想。

弗龙斯基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今天演什么？是第四天的演出了……叶戈尔夫妇一定在那里，我母亲多半也在。这就是说，全彼得堡都在那里了。现在她进去了，脱下了斗篷，走到了灯光下。图什克维奇、亚什温、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他想像着，“我怎么啦？害怕了，还是把保护她的权利交给了图什克维奇？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愚蠢，愚蠢呀！……她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的一种境地呢？”他挥着手说。

由于这动作，他碰了摆着矿泉水和白兰地酒瓶的小桌子，差一点把它打翻了。他想要扶住它，却把它弄倒了，于是愤怒地踢翻桌子，按了按铃。

“要是你愿意服侍我的话，”他对走进来的近侍说，“那你就记住你的职务。这样子不行。你应该收拾干净。”

近侍感到自己并没有过错，本想替自己辩解的，但是望了主人一眼，从他的脸色看出惟一的办法只有沉默，于是连忙弯下腰，跪在地毯上，开始把完整的和破碎的杯子和瓶子收拾起来。

“这不是你的职务；叫侍者来收拾吧，你去把我的燕尾服拿出来。”

弗龙斯基在八点半走进剧场。表演正演到精彩的地方。伺候包厢的老头替弗龙斯基脱下皮大衣，认出了他，叫他“大人”，并且建议说他不必领取衣证，要的时候叫费奥多尔就行。在灯火辉煌的走廊里面，除了伺候包厢的人和两个手臂上搭着皮大衣、站在门外听的听差以外再没有一个人了。从关得不紧的门里传来了乐队的小



心的断奏的伴奏声,和一个发音清晰的女子的声音。门开开来,让包厢的那个侍者溜进去,那句快近结尾的歌词就清楚地传进了弗龙斯基的耳朵。但是门立刻又关上了,弗龙斯基没有听到那句歌词的结尾和伴奏的尾声,但是从门里面雷动的掌声知道这支曲子已经完了。当他走进那给枝形吊灯和青铜煤气灯照得通明的大厅的时候,闹声还继续着。舞台上的女歌星,裸露的肩膀和钻石闪烁着,鞠着躬,微笑着,由拉住她的手的男高音歌手帮助,抬起被人散乱地抛掷在脚灯之间的花束;随后,她走近一个光滑油亮的头发从当中分开的绅士,他正把长胳膊伸到脚灯那边去,把一件什么东西递给她,花厅和包厢里面的观众一齐骚动起来,身体向前探着,拍手喝彩。坐在高椅上的乐队长帮着把花束递过去,整理了他的雪白的领带。弗龙斯基走进正厅中央,站住了,开始向周围观望。那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注意那司空见惯的周围环境:舞台,喧闹和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剧场里的所有熟悉的、无味的、五光十色的观众。

在包厢里,照例是那些太太,她们后面是那些士官;照例是那些奇装艳服的女人,天知道她们是谁,还有那穿军服和大礼服的人们;在顶高层的楼厅里面,是那些龌龊的群众;在所有的观众里面,在包厢和前排里面,只有约莫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于是弗龙斯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这块沙漠中的绿洲,他立刻和他们打起招呼来。

他走进来的时候,一幕刚演完,因此他没有走到他哥哥的包厢去,却先走上正厅的前排,停在脚灯旁边和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并排站住,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正弯起膝盖,用靴跟轻叩着脚灯,远远地看见他,就微笑着把他招呼过来。

弗龙斯基还没有看见安娜,他有心避免朝她那方向望。但是从人们的目光注视的方向知道了她所在的地方。他不露形迹地向周围望望,可是并不在寻找她;他预期着最坏的情形,他的眼光搜寻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幸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晚上没有到剧场来。



“你多么不像军人了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他说，“倒像一个外交官，或是一个艺术家什么的了。”

“是的，我一回了家，就穿上黑礼服了，”弗龙斯基回答，微笑着，慢慢地拿出望远镜来。

“哦，在这点上，实在说，我很羡慕你。当我从国外回来，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他摸摸他的肩章，“我真惋惜失去了自由。”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弗龙斯基的前程早已不存希望了，但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他，现在对他特别亲切。

“你没有赶上看第一幕，真可惜了！”

弗龙斯基用一只耳朵听着，先把望远镜瞄准一层厢座，然后又仔细打量着包厢。在一个戴着头巾的太太和一个在瞄准他的望远镜中忿怒地眨着眼睛的秃头老人旁边，弗龙斯基突然看到了高傲的、美貌惊人的、在饰带的映衬中微笑着的安娜的头。她坐在第五号包厢，离他有二十步远。她坐在前面，略略回过身来，在对亚什温说什么话。安放在她那美丽的宽肩上的头的姿势，她那含着竭力压抑着的兴奋光辉的眼睛和她的整个面孔，使他回忆起他在莫斯科舞会上看见她的时候的风姿。但是现在她的美丽却引起了 he 完全不同的感觉。在他对她的感情中，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成分，因此她的美丽虽然比以前更强烈地吸引他，同时却也使他感到不快。她没有朝他那方向望，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到她已经看见他了。

当弗龙斯基又把望远镜转向那个方向的时候，他看到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满脸通红，不自然地笑着，尽回过头来望着隔壁的包厢；安娜揶揄她的扇子，拿它在红色天鹅绒的包厢边上轻轻叩着，凝视着什么地方，没有看，而且也显然不愿看隔壁包厢里发生的事。亚什温的脸上带着他打牌输了钱的时候那样的表情。他皱着眉头，把左边的髭须越来越深地塞进嘴里去，斜着眼望着隔壁的包厢。

在左边那间包厢里是卡尔塔索夫夫妇。弗龙斯基认识他们，而



且知道安娜和他们也认识。卡尔塔索夫夫人，一个瘦小的女人，站在她的包厢里，背对着安娜，正在披上她丈夫递给她的斗篷。她脸色苍白，满脸怒容，正在激动地说什么。卡尔塔索夫，一个胖胖的、秃头的人，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安娜，一面竭力劝慰他妻子。当妻子走出去了的时候，丈夫迟疑了好久，竭力寻找着安娜的目光，显然想向她鞠躬。但是安娜分明是故意不理睬他，扭过头去，只顾和亚什温谈话，他的剪短了头发的头俯向她。卡尔塔索夫没有鞠躬就走了出去，包厢空下来了。

弗龙斯基不明白卡尔塔索夫夫妇和安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看出一定发生了一件令安娜感到屈辱的事。他从他所看见的情形，特别是从安娜的脸色看出这点来，他可以看出，她正竭尽一切力量来支撑她所担任的角色。在保持外表的平静态度这一点上，她是完全成功的。凡是不认识她和她那一圈人的人，凡是没有听到那些妇女因为她要在社交界露面，并且以她的头饰和美貌来招摇而发出怜悯、愤慨和惊讶的话的人，一定会欣赏这个女人的娴静和美丽，决不会猜想到她觉得好像带枷示众的人一样。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弗龙斯基感到一种痛苦的不安，希望探听一点消息，他向他哥哥的包厢走去。故意躲着对面安娜的包厢，他走出去，碰见了正在和两个熟人说话的他从前的联队长。弗龙斯基听见他们提到卡列宁夫人的名字，而且注意到联队长怎么向说话的人们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连忙大声叫着弗龙斯基的名字。

“噢，弗龙斯基！你什么时候到联队来呢？我们不能连饭都不请你吃一顿就让你走了。你是我们的老伙伴呀！”联队长说。

“我恐怕没有时间了，真是抱歉得很！下次吧，”弗龙斯基说，随即跑到楼上他哥哥的包厢去。

弗龙斯基的母亲，满头灰白常发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哥哥的包厢里。瓦里娅和索罗金公爵小姐在走廊上遇见了他。



把索罗金公爵小姐送回到母亲那里，瓦里娅把手伸给她的小叔子，立刻开始说起他所关心的事情。他很少看见她这么激动过。

“我觉得这是很卑鄙，很可恶的，卡尔塔索夫夫人没有权利这样做！卡列宁夫人……”她开口说。

“但是怎么回事？我简直不知道。”

“什么，你没有听到吗？”

“你知道我应该是最后听到的人。”

“再也没有比卡尔塔索夫夫人更狠毒的人了！”

“但是她做了什么事？”

“我丈夫告诉我……她侮辱了卡列宁夫人。她丈夫开始隔着包厢和她说话，卡尔塔索夫夫人就闹起来。据说，她大声说了句什么侮辱的话，就走了。”

“伯爵，你妈妈叫你呢，”索罗金公爵小姐从包厢的门里望着外面说。

“我一直在等你，”他的母亲讥讽地微笑着说。“却始终看不到你。”

她儿子看到，她忍不住高兴地笑起来。

“晚安，妈妈。我到你这里来了，”他冷淡地说。

“你为什么不去向卡列宁夫人讨好？”当索罗金公爵小姐走开的时候，她继续说。“她闹得满城风雨。人们为了她的缘故把帕蒂都忘了。”“妈妈，我要求过你不要对我提这件事，”他回答，皱着眉。

“我只是说大家都在说的话罢了。”

弗龙斯基没有回答，对索罗金公爵小姐说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走了。在门口，他遇见了他哥哥。

“噢，阿列克谢！”他哥哥说。“多讨厌啊！一个蠢女人，再没有别的了……我正要到她那里去。我们一道去吧。”

弗龙斯基没有听他的话。他迈着迅速的步子走下楼去：他感觉他应该有所举动，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举动。由于她把她和



他置于这样难堪的境地而起的愤怒，加上由于她的痛苦而起的怜悯，扰乱了他的心。他走下正厅，笔直向安娜的包厢走去。斯特列莫夫正站在她的包厢旁边和她谈话。

“再没有更好的男高音了！”

弗龙斯基向她鞠躬，并且站住和斯特列莫夫招呼。

“您来迟了，我想，错过了最优美的歌曲，”安娜对弗龙斯基说，他感到她好像在讥讽地瞟了他一眼。

“我对于音乐是外行，”他说，严厉地望着她。

“像亚什温公爵一样，”她微笑着说，“他以为帕蒂唱得声音太高了。”

“谢谢您！”她说，她那带着长手套的小手接了弗龙斯基拾起来的节目单，突然在那一瞬间她的美丽的脸战栗了。她立起身来，走到包厢后面去。

注意到第二幕开始的时候她的包厢空了，弗龙斯基在独唱进行的当中引起了正在静听的观众“嘘！嘘！”声，走出了剧场，坐车回家了。

安娜已经到了家。弗龙斯基走上她那里去的时候，她还穿着她到剧场去的那身衣服独自待着。她坐在墙边的第一把安乐椅上，直视着前方。她望了望他，立刻恢复了她原来的姿势。

“安娜！”他说。

“一切都是你的过错，你的过错！”她叫着，声音里含着绝望和怨恨的眼泪，于是站起身来。

“我请求过，恳求过你不要去；我知道你去了一定会不愉快的……”

“不愉快！”她叫。“简直可怕呀！我只要活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说坐在我旁边是耻辱。”

“一个蠢女人的话罢了。”他说，“但是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为什么要去惹事呢？……”



“我恨你的镇静。你不应当使我弄到这个地步的。假如你爱我……”

“安娜！为什么要扯到我的爱情问题上面去……”

“啊，假如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假如你和我一样痛苦……”
她说，带着惊恐的表情望着他。

他为她难过，但仍然生气了。他向她保证他爱她，因为他看到现在这是安慰她的惟一的方法，于是他没有用言语责备她，但是在心里他却责备了她。

在他看来是这样庸俗，以致他羞于说出口的爱的保证，她吸了进去，逐渐安静下来了。第二天，完全和解了，他们就动身到乡下去。



第六部

一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孩子们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她妹妹基蒂·列文家避暑。她自己田庄上的房子完全坍塌了，列文和他妻子说服了她来和他们一道过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非常赞成这种安排。他说可惜他因事务缠身，不能和他的家庭一道来乡下避暑，如果能那样，那对于他真是莫大的快乐了；因此他留在莫斯科，只是偶尔到乡下来一两天。除了奥布隆斯基一家连他们所有的小孩和家庭女教师以外，今年到列文家做客的还有：老公爵夫人，她认为来照顾处于这种状态中的无经验的女儿是自己的责任；此外，基蒂在国外交的朋友瓦莲卡，她实践了在基蒂结婚之后来看她的诺言，也到她的朋友这里来作客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列文妻子的亲戚朋友。虽然他喜欢他们所有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列文的世界和秩序被他所谓的这种“谢尔巴茨基分子”的流入所淹没了，他总不免有些惋惜。在他自己的亲属中，那年夏天住到他这里来的只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但是他也是科兹内舍夫型的人，而不是列文型的人，这样一来，列文精神就完全湮没了。

在久不住人的列文的房子里，现在竟有了这么多的人，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而且差不多每天老公爵夫人在坐下吃饭的时候都要数一数人数，如果恰巧是十三个人，她就要叫一个外孙或外孙女到另外的桌上去吃。细心料理家务的基蒂为了采办鸡、火鸡和鸭子煞费了苦心，因为客人和小孩在夏天胃口好，需要吃得很多。



全家人都坐上了餐桌。多莉的孩子们，同家庭女教师们和瓦莲卡在计划着到什么地方去采鲜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他的聪明和学识博得了全体客人的几乎近于崇拜的尊敬，也和大家一起谈论起蘑菇来，使大家都惊讶了。

“也带我一同去吧。我非常喜欢采蘑菇哩，”他说，望着瓦莲卡，“我认为这是一桩很好的事哩。”

“啊，我们高兴得很！”瓦莲卡说，微微涨红着脸。基蒂和多莉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博学聪明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和瓦莲卡一道去采蘑菇的提议，证实了最近萦绕在基蒂心头的某种猜想。她连忙向她母亲说了句什么话，这样使她的眼色不致被人注意到。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在客厅里的窗旁坐下，他一面和他弟弟继续已经谈起的话题，一面望着孩子们出发采蘑菇必然经过的门户。列文坐在窗槛上他哥哥的旁边。

基蒂站在她丈夫身旁，显然在等待这场她丝毫不感觉兴趣的谈话终结，为的是要对他说什么话。

“你结婚以后好多方面都变了，而且是变好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向基蒂微笑着，对于这场谈话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你那那种好发怪论的脾气却仍然没有改变。”

“卡佳，你站着不好呢，”她丈夫说，给她搬过来一把椅子，意味深长地向她望着。

“啊，现在也没有时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见孩子们跑出来了，补充说。

在大家前头，塔尼娅穿着绷紧的长统袜，斜着身子奔跑着，挥舞着篮子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帽子，她一直向他跑来。

大胆地跑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面前，她那酷似她父亲的美丽的眼睛闪烁着，她把他的帽子递给他，做出要替他戴上的姿势，用她那羞涩的优美的微笑来冲淡她的放纵行为。

“瓦莲卡在等着哩，”她说，小心地替他戴上帽子，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微笑看出来她可以这样做。



瓦莲卡穿上黄色印花布连衣裙，头上包着雪白的头巾，正站在门口。

“我就来，我就来了，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喝完了咖啡，把手帕和烟盒分放在口袋里。

“我的瓦莲卡多迷人啊！呃？”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站起身来，基蒂就对她丈夫说。她说得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得见，她显然是有心要使他听见的。“她多美呵，那么一种高尚的美！瓦莲卡！”基蒂叫着。“你们会去水车场的小林子里吗？我们会来找你哩。”

“你完全忘了你的身体，基蒂！”老公爵夫人急忙走到门边说。“你不能像这样子叫啊。”

瓦莲卡，听到基蒂的声音和她母亲的责备，就迈着轻快迅速的步子跑到基蒂面前来。她的动作的灵活，弥漫在她那生气勃勃的脸上的红晕，一切都泄露出在她心里正起着不平常的变化。基蒂知道那不平常的事是什么，尽在留神地注视着她。她现在叫瓦莲卡，不过是为了那在基蒂想来今天饭后一定会在森林里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心中给她祝福罢了。

“瓦莲卡，假使有某种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一定会快活得很哩，”她一面吻她，一面低声说。

“您和我们一同去吗？”瓦莲卡慌乱地对列文说，装着没有听见基蒂说的话。

“我要去的，可是只到打谷场就停下来。”

“哦，你到那里去有什么事？”基蒂说。

“我去察看一下新买来的货车，查一查货单，”列文说；

“那么你去什么地方呢？”

“凉台上。”



二

所有的妇人都聚集在凉台上。她们总喜欢在午饭后坐在那里，但是那天她们在那里还有别的事。除了大家在忙着的缝婴儿贴身衣和编织束襦褌的带子，那天下午在凉台上还用在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看来是新的方法，不加水煮制果酱。基蒂把她娘家用过的新方法采取过来。一向受委托来担任煮制果酱工作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认为列文家所用的方法是不会错的，仍旧把水渗进了草莓里，坚持说非这样做不行。她做这事给人察觉了，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在煮果酱，就是要确凿地证明给她看，不加水也可以制好果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满脸通红，怒容满面，头发蓬乱，瘦削的手臂露到肘节，正在炭炉上转动煮果酱的锅子，阴沉地望着草莓，满心希望着它们会凝结，煮不好。公爵夫人觉察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愤怒是对她而发的，因为她是煮草莓果酱的主要顾问，就竭力装出她在想别的事情，对于果酱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她谈着别的事，却斜着眼朝火炉偷偷地望着。

“我老是亲自去替我的使女买便宜料子的衣服，”公爵夫人说，继续着刚才的谈话。“现在是不是该撇去浮沫了，亲爱的？”她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加上说。“完全用不着你亲自去做呀，而且热得很呢，”她说，阻止着基蒂。

“我去做吧，”多莉说，于是立起身来，她小心地把勺子在起泡的糖液上面撇过，不时地把勺子在一只布满了黄红色浮沫和血红色糖浆的碟子上面敲着，把粘在勺上的东西敲落下来。“他们喝茶的时候会多么甜滋滋地把这个舔光啊！”她想到她的小孩们，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如何看到大人们不吃这最好的东西——果酱的浮沫



而感到奇怪。

“斯季瓦说还是给钱的好，”多莉说，又接着谈起赏给仆人什么好这个有趣的话题。“但是……”

“怎么能给钱呢！”公爵夫人和基蒂异口同声地叫着。“他们顶看重礼物。”

“哦，比方去年，我给我们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买了一件不是罗缎，但是像那一类的衣料，”公爵夫人说。

“我记得在您的命名日那天她还穿着哩。”

“花样很好看，那么朴素而又雅致，要不是她没有的话，我真想给自己做一件呢。有点像瓦莲卡身上穿的。真是价廉物美。”

“哦，我想现在已经好了，”多莉说，让糖浆从勺子里滴下来。

“有丝的时候就可以了。再稍微煮煮吧，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这些苍蝇！”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愤怒地说。“反正是一样，”她补充说。

“噢！它多可爱！别惊动了它！”基蒂看见一只麻雀停在栏杆上，翻转草莓梗在啄着，突然这样说。

“是的，可是你离火炉远一点吧，”她母亲说。

“顺便谈谈瓦莲卡的事吧，”基蒂用法语说，她们不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听懂她们的话的时候总是用法语。“您知道，妈，我真希望事情在今天决定呢！您明白。那会多么美好啊！”

“她可真是一个高明的媒人啊！”多莉说。“她多么费尽心机地把他们拉在一起！”

“不，告诉我，妈妈，您怎样想？”

“我怎样想吗？他（他是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俄国找到最好的配偶；现在，自然，他已经不怎样年轻了，可是我知道就是现在许许多多的女子仍然会高兴嫁给他……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但是他也许……”

“不，妈妈，您要明白，为什么不论对于他或是对于她都想像不